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宗朱辨義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録監生臣宋大樽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宗朱辨義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

國朝張自超撰自超字彜歎高淳人康熙癸未

進士是書大意本朱子據事直書之旨不為

隱深阻晦之説惟就經文前後參觀以求其

義不可知者則闕之篇首總論二十條頗得

比事屬詞之旨其中如單伯逆王姬則從王氏之說以為魯之大夫於秦獲晉侯辨所以不書名之故於宋師敗績辨所以不書公之故於宋司馬華孫來盟辨胡傳義不係乎名之說於盟宋罪趙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子棄疾弑立書法見春秋微顯之義於齊穀高厚謂非悅晉於定公八年從祀先公以為昭祔成廟定公所祀之高曾祖禰仍是文宣

成襄皆確有所見而於衛人立晉一條尤得
春秋深意雖以宗朱為名而參求經傳務埽
宋以來穿鑿附會之說實出自心得者為多
後方苞作春秋經解多取材于此書近時解
春秋者焦袁熹春秋闕如編以外此亦善本
矣乾隆四十四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宗朱辨義總論

經旨先儒講解切當不可易者不再發明其前人不合之説後人已有辨者不再辨或雖不合而於大義無關者亦不置論凡所辨論必反覆前後所書比事以求其可通又合諸儒之説參互斟酌去其非者存其是者未敢以臆斷也其於朱子則已言者引其言未言者推其意閒有非朱子之意或朱子嘗言之而鄙見微有不然者亦未敢阿私而曲殉之也總發大

義列於卷首

孫明復以爲春秋有貶無褒朱子曰如晉士匄伐齊聞喪而還分明是褒之夫王政不行而諸侯放恣專會盟擅侵伐其事原無可褒至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尊周攘楚聖人取之者則固以寓褒於貶也而其他彼善於此之事其辭若許之而其意若有憾者則又以寓貶於褒也朱子曰春秋貴仁義而賤功利貴王道而賤伯功又曰春秋明王法而亦不廢五伯之功通乎

此則褒貶可知矣其寓褒於貶寓貶於褒之義可知矣

蓋聖人非有意以爲褒貶據其事直書之其事是則其辭若褒其事非則其辭若貶其事是之中有非非之中有是則其辭若以褒爲貶若以貶爲褒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非以存王迹以著王迹之所以熄而詩之所以亡也

會盟侵伐諸侯自專而王不能禁弑君簒國而王不能討繼世而上不稟命又擅廢立之大夫世家而國無命

鄉又專殺之王世子出會天王下勞而不知其非朝伯
主不朝天王而相沿以為故名為攘楚而實則爭伯名
為請王命而實則役王臣不特戎狄四侵吳楚强横以
為大亂之世也而内諸侯之無王伯主之無王亦已甚
矣夫子筆削魯史直書於册而罪之大小俱著故孟子
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春秋有書事在此而示義在彼者有書事在前而示義
在後書事在後而示義在前者有以不書示義者有以

疊書示義者有煩文以示義者有省文以示義者有閒文以示義者有微文以示義者有義係乎人而其事不必詳者有義係乎事而其人不必詳者有書其事同文而義在各著其是非者有書其人同事而義在分别其善惡者有書一事而具數義者有書數事而明一義者蓋是非以筆削而見褒貶以是非而見比事屬辭春秋之教固無待於鉤深而索隱也

諸侯侵伐魯君大夫不與者文公以前侵則僖二十八

年晉侯侵曹一舉爵伐則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十八年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二十二年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二十三年齊侯伐宋二十八年晉侯伐衛六舉爵而已其他稱人而諸侯大夫不詳者葢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雖大夫將而皆諸侯之事不必名大夫不必舉諸侯之爵而義自見文公以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詳大夫之名以見義非大夫將者則舉諸侯之爵以別之其有不必詳

者亦從畧書人故前則書人者十之七八後則書人者十之二三此春秋之大義也諸儒於前之書人者槩以為貶至於事有差善而不可以通者則又以為將卑師少其於後之稱名稱師師者槩以為無貶至於事有極惡而不可以通者則又以為不待貶絶而惡自見是非予奪遂至失實朱子曰夫子作春秋當時之事實寫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若云去其爵予其爵賞其功罰其罪却是謬也詳見各條下

春秋紀事之書也而義即在乎事之中苟攷於事不得其實則索其義有不可以强通者矣諸儒於事則全信左氏於事之合禮不合禮者則衷三禮以斷之夫周禮之舊當孟子之時諸侯惡其害已而去之其詳已不可得聞而况漢儒裒集之書其可盡據以論春秋哉左氏之浮夸其不可全信抑又明矣故春秋有不可卒解者不當以三傳同文古禮可徵而竟不一闕疑也諸儒惟坐不肯闕疑故信左氏者取諸左氏不信左氏者則又

摭以己意攷證三禮者則以三禮之成言斷春秋之已事而不知漢儒附春秋及三傳之說以為禮者正多也朱子解經於文之難通者則曰疑悞疑衍疑有闕文於義之不可以卒合者則曰未詳於兩說之可通者則曰未知孰是於禮之無可徵信者則曰不可攷夫以朱子之博於學而精於理其解經之虛公嚴謹且如此何說春秋者謾自以為能觀其大而會其通一句一字無漏義耶竊恐悞文不特郭公闕文不特夏五疑義不特桓

之十三年不書王及兩闕秋冬而已也詳見各條下

諸儒以春秋稱字為褒內如季子來歸外如宋子哀來奔稱字之類皆以為褒其賢也顧於析邑歸仇之紀季則賢之而於因亂復國之許叔則又罪之於蔡季歸國則賢之而於蕭叔朝公則又罪之於高子來盟則賢之而於仲孫省難則又罪之至於華孫來盟義不可通則又以為義不係乎名說終不得而定朱子曰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有個子突夫子因存他名字

如何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推此則知爵氏名字因乎舊史非以寓褒貶也詳見各條下十二公即位不即位文定以為上既不禀命於天王內又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是也而於桓宣不可以通則以為如其即位之意以著其無隱先君之心又於定公不可以通則遂無說非也朱子曰書即位者是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之書即位是桓自正其即位之禮於是而十二

公之書即位不書即位可以通矣詳見各公元年條下

三傳言侵伐各不同李氏駁之極是文定以為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亦未盡當也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以討為伐固為不可而所云聲其罪者亦非受伐之國果有可伐之罪而伐人國者欲加其罪不患無辭耳葢伐云者執言而來陳兵於境必服而後去之不服則戰不戰則守守之固則圍之守之不固則入之故春秋書伐之後則有或戰或圍或入之事而書侵

無之無所執以爲言入其境而即去志不在於服之不及其戰何用其守不暇於圍何至於入哉乃文定以爲潛師則又不然也晉定會王臣合十八國有事於楚而名陵書侵非潛師可知矣文定於左氏言伐而經書侵左氏言侵而經書伐者謂爲聖人筆削褒貶所係是葢以書侵爲不予其伐而侵爲貶辭也然則易稱利用侵伐則侵與伐皆用師之名而皇矣之稱文王曰侵阮徂共武王誓師亦曰侵於之疆司馬九伐之法有負固不

服則侵之則侵非不善之辭又如魯受伐則書伐受侵則書侵魯伐人則書伐侵人則書侵魯史據事之實夫子仍史之文初何係乎褒貶哉

春秋會盟隱桓之時散亂無屬齊桓興而始聽命於伯主桓卒又將散亂而攝於晉文至晉世主夏盟而諸侯之私會私盟不行者幾及百年晉伯漸衰而春秋之終其散亂與春秋之始不異矣以名言之則離與參為私同為公也以事言之則事之公者為公事之私者為私

也以義言之則合乎義者為公不合乎義者為私也其有見於傳而經不書者或於大故無關或又煩而可省諸儒以為惡而削之諱而削之皆非也

諸儒以為春秋於内大惡則諱之夫内之大惡諱弑書薨聖人之不得已也而且以不地著之桓宣翬遂慶父之為賊文姜哀姜之與弑則終不得而諱也其他孰有大於國母宣淫之醜乎孰有大於朝齊朝晉朝楚之辱乎孰有大於郊禘蒐閱之僭禮易許田不視朔之變制

逆祀而躋僖公凟倫而娶同姓乎孰有大於刺公子買公子偃之無罪乎孰有大於丘甲之虐用民力田賦之厚斂民財乎則備書於册矣而又何諱哉葢聖人據魯史以作春秋其會盟侵伐弑君殺大夫則統天下諸侯以示義至於朝聘卒塟祭祀昏姻立宫城邑一切興作之類則皆以魯事示義事係乎一國而義關乎天下聖人原無所顧忌於魯諸儒但以滅國書取朝聘書如出奔書遜謂皆諱之而不知婉其文而不沒其事其實不

得謂之諱也諸儒又以會盟侵伐之不目公及大夫者為諱然即不目公及大夫而其屬辭曰及曰會即明知其非公即大夫矣何為諱耶諸儒又據左氏事實之詳而經有不書者為諱即其事洵有之而於義無害又無關於國於天下之故或舊史不書或夫子削之可以無書而不書非以諱為義也至於左氏諱尊諱親諱賢之說抑又不然葢當春秋凌替僭亂之世聖人之道先王之法無有存者聖人正以惡夫禮樂變為干戈仁義泯

於功利諸侯強而荆蠻横小侯滅而大族興篡弑叛亂接跡於世而作春秋以著其變亂之實使義取乎諱之則春秋亦可以不作矣朱子曰春秋直載當時之事又曰據魯史以書其事然則何有於諱哉

諸儒以書公子不書公子書氏不書氏為褒貶然攷於春秋内惟公子翬前不稱公子而後稱公子外惟陽處父前不稱氏而後稱氏其他則為公子者始終稱公子有氏者始終稱氏未嘗因事之美惡忽削忽書以示義

葢以公子而有後於國世為卿以專國政此積漸而為
大夫用事之天下聖人因其實以著之而豈以書不書
為襃貶哉故春秋之初内有不稱公子不稱氏之大夫
非以奪之者貶之也春秋之後外無不稱公子不稱氏
之大夫非以予之者襃之也襃貶在事不在氏族名字
如諸儒之說是非公罪亂者多矣詳見各條下
文定論天王崩葬以為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也
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崩葬皆不志者王

室不告魯亦不往也其説最合使準此以論諸侯之卒葬則無不可以通矣而於諸侯葬例以為有怠於禮而不葬有弱其君而不葬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者猶得其義至所云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以為聖人所削春秋之法者則不盡然也朱子曰春秋崩薨卒葬原無意義葢其書葬不書葬上而天王大而齊宋親而晉衛小而滕薛邾杞外而秦楚變而弑君往會則書不往會則不書其當往

而不往不當往而往則因其實以著之而非別有意義也詳見各條下

公穀以為弒君討賊則書葬不討賊則不書葬而內於桓公之仇未復而葬不可以通則以為不責其踰國而討也於閔公之賊既討而不葬不可以通則以為不以討毋葬子也外於宋捷齊光齊卓衛剽之賊既討而不葬於蔡景許悼之賊未討而葬不可以通則多為之辭說非也內而赴於諸侯以禮葬則書不赴於諸侯不以

禮塟則不書外而魯往會則書魯不往會則不書因乎舊史非有筆削正朱子所謂崩薨卒塟無甚意義者也詳見壬戌公薨條下

說春秋者以弑君之賊未討則不再見經為聖人削其人以誅之也而於趙盾見經不可以通則以為盾非親弑君者為法受惡故聖人貸之為此說者亦未攷於齊商人楚商臣皆弑君之賊而春秋所書之齊侯楚子即其人耳詳見趙盾孫免侵陳條下

殺大夫稱國稱國人文定之說甚得其義弒君稱名稱國稱國人左氏以稱國稱國人者責其君無道自取而文定所謂聖人無私與天為一者即左氏無道自取之義也而於經文書卒左氏以為弒者則又撰為聖人不忍書之說夫春秋書弒君以誅亂臣賊子必不以其君無道而縱亂賊亦無所為不忍書者以遭變為正卒使後人致疑於其故也詳見各弒君條下

春秋書歸女逆婦諸儒皆從合禮不合禮立論夫禮之

合與不合義固有之而春秋實以著婚姻爲邦交之大也乃其歸女則於紀杞鄫郯諸小國莒慶齊高固則又以下嫁於大夫而子叔姬之歸齊不書特詳於伯姬之歸宋逆婦則桓莊僖文宣成皆娶齊女而聲姜之逆至不書襄昭定哀之夫人不詳其娶於何氏聖人葢有意寓乎其間而禮之合與不合則因事以併著者也詳見各逆

婦歸女條下

楚初稱荆漸而稱人既建號楚而君漸舉爵大夫漸稱

名諸儒於其來聘則曰慕義而來進之也於其稱人舉爵則曰漸進之義也夫春秋之作原以著二伯之功二伯之功在攘楚而顧進楚君臣與內諸侯大夫齊等哉葢楚非戎狄之比戎狄雖在內地而為患小故其君不必詳楚亦非秦之比秦雖周爵稱伯而不為中國患故其大夫不必詳楚亦非吴之比吴雖驟強而起於春秋將終故其君大夫皆不必詳惟楚則與中國始終為敵使不爵其君不名其大夫則楚之為患中國其實不著

楚之實不著則二伯相繼攘楚之事跡不著楚之時強時弱亦不著而晉世伯之有盛有衰亦不著矣朱子曰齊桓晉文所以有功王室者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在王畿之內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併矣然則春秋豈進楚哉

五伯者趙氏曰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也朱子註孟子兩存其說至說春秋如云春秋初間王政不行五伯扶持方有

統屬又云春秋之時五伯迭興桓文為盛則似專主趙氏其意或以皇帝王伯見世道之升降不應湯之前已有昆吾文武之前已有大彭豕韋伯而王王而伯相間而興耳然秦穆未有合諸侯之事宋襄爭伯而師敗身死楚莊僭王聖人正以攘楚許桓文必不予楚莊以伯恐當以丁氏所列為是也

讀春秋不得不攷事於左氏朱子曰左氏說得春秋事有七八分固當信其可信者也但有與經牴牾者如經

舉諸侯之爵而左氏以為大夫如經稱人而左氏以為諸侯又如侵伐圍入取滅之類間有不合諸儒往往據之以為聖人筆削襃貶予奪之義所在殊失之也伊川曰以傳攷經之事跡以經别傳之真偽此意最好葢經傳不妨有異同經既書得明白則不可為傳所疑悮也春秋全經合看却是一篇文字天王是題旨齊桓晉文是主意楚是客意魯是線索鄭是波瀾宋衛陳蔡曹許滕邾是鋪襯秦是篇首陪客吴是結尾陪客會盟侵伐

是闕節弑君殺大夫是議論朝聘嫁娶是聯絡郊禘蒐閱日食星變山崩地震水旱螟螽麋鵒之類是點綴其間有起有伏有轉有接有串插有照應有虚有實有景有情有排奡處有細密處有驚策處有閒散處有言外之言有意中之意往復無窮整齊不漏義理充實血脉流通直是千古第一篇奇文逐字拆看則事事有起結有開合逐字句細看則一句一字索之不能極其精推之不能盡其大但須得其大義所在不可穿鑿故朱子

曰雜以己意則差舛也

春秋宗朱辨義總論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宗朱辨義卷一

高淳張自超撰

隱公

元年

有天子之元年有諸侯之元年春秋魯史故先書年而以天時王月繫於其下

春王正月

文定謂魯史本書十一月夫子改作春正月是況於商革夏命以丑月為歲首仍謂之十二月而未嘗改

月周革殷命以子月為歲首仍謂之十一月而未嘗改月也夫以歲首而書十二月十一月固為不順周歷既以十一月為歲首夫子擅變時王之法大非為下不倍之義尤不可信宜朱子不然其說也朱子以為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義亦在其中又辨劉質夫以為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元有此字然無論為夫子所加為元有此字而周之以子丑寅為春無疑也蓋既以子為正月自不應以子月為冬如以為冬則週一歲之閏周以二冬月始以一冬月終商以二冬月始以二冬月終其顛倒四時之序亦甚矣既以子月為歲首自不應仍謂之十一月如仍謂之十一月則週一歲之閏周以十一月始以十月終商以十二月始以十一月終其錯亂生成之數亦甚矣後儒據詩書所稱而疑春秋不亦悞耶夫春秋者編年紀月之書也今論年月不取信於編年紀月之春秋而反惑於詩書豈足以定先王革命改正之義與

惑於書者以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太甲三祀十有二月謂商以十有二月為歲首周必以十有一月為歲首魯史必書元年十有一月而夫子改為春正月則所謂三代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數朝覲會同頒歷授時則以正朔行事之說也然即以書證之虞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正月朔旦受命神宗月必曰正日必曰元曰上旦必曰朔莫不取義于正始而顧以十有一月十有二月為歲首以行即位告廟朝覲會同諸大事耶伊訓太甲皆古文尚書出孔安國之手原不足信即以古文之泰誓武成證之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孟津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泰誓曰春武成曰一月合之則春一月也其以春為一歲四時之首何疑則春秋之書春王正月何疑哉召誥洛誥今文古文皆有可信雖紀月日而不紀年召誥始以二月三月而洛誥則始以三月終以十二月則孰謂周非改月哉後

之論者不以春秋正伊訓太甲之譌而以伊訓太甲滋春秋之疑未見其允也惑於詩者以豳風之七月流火小雅之六月棲棲正月繁霜十月之交四月維夏及小明之二月初吉謂周本不改月故詩人取用合乎夏正然即以豳詩證之所云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者其為子丑寅月信矣豈居豳之時以子丑寅為一二三至於革命改正而反以十有一月十有二月正月為子丑寅以居一歲之先哉後之論者不以春秋正詩人取義之從時令而以詩詞逆斷聖人之改周正亦未見其允也觀於文王繫卦臨之八月有凶朱子則疑於夏正周正也七月六月諸詩朱子則以為夏正也孟子七八月之閒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朱子則以為周正也而周禮始和布政則皆於正月而又有正歲之文又有仲春始蠶上春獻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之異所以不齊者古之三正通乎俗凡立言而從乎時則用夏正凡立言

而從乎王則用周正夫子因其不齊所以告顏子為邦而以為行夏之時葢夏之首寅始春為順乎時周之首子始春為不順乎時故也吳可翁以為商未嘗改月周不特改月而又改時王陽明亦云商書十有二月則商必不改月春秋書春王正月則周必改月余丙仲亦云古者改朔不改月惟周人改月此言直截似乎書與春秋可以兩存其是矣然而春秋者編年紀月之書固當以春秋正書也諸儒又引史記秦及漢初歲首十月之文然史記於魯衞晉鄭齊楚世家其紀春秋時事年時月日一準乎春秋雖宋以殷之後如書八月庚辰穆公卒春桓公卒及九月楚莊王圍宋之類亦皆春秋之年時月日也至於紀秦漢事始皇二十六年制曰方今水德之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則似為改朔之始矣未改以前始皇四年先書三月繼書十月既改以後始皇三十七年先書十月十一月繼書七月九月此固其可徵者也顧攷秦本

紀昭襄王四十一年先書十月繼書九月四十八年先書十月繼書正月則似未并天下之先已以十月為歲首也再攷其前秦晉韓之戰春秋書十有一月壬戌史記書九月壬戌則又似秦原以夏正紀年者至如書十一月歸晉君夷吾二月重耳立為晉君之類則又與左氏傳合然則史記亦烏可據哉顔師古云秦及漢初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以十月為歲首即以十月為正月此言最為允當據此則史記之於秦忽而夏正忽而周正忽而以十月為歲首忽而不以十月為歲首皆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有訛謬而商書所云元祀十有二月三祀十有二月者亦安國因商正建丑而訛謬為之耳故不可不以春秋正之也甘誓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互用之徵而子丑寅皆可為正無疑左傳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則三代建正而商周之改月宜有定論矣後儒之說春

秋主周正則强解六月諸詩謂皆周月而於伊訓則引顧命君薨即位之說謂元祀之十二月為太甲即位之月其三祀之十二月為喪滿之月皆為子月以强證商之以丑月為正月則與主夏正者强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七八月為夏月者其為曲說一也至如左氏傳中或周正或夏正主周正則强夏正之文解入周正主夏正則强周正之文解入夏正總由昧於古之三正通乎俗而不知周人立言有或周正夏正之不同也

隱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公羊曰將平國而反之桓也穀梁曰將以讓桓也如三傳之說則隱公有讓國之實心矣而又以為春秋成隱公之志則是舊史原書即位而夫子削之以成其美也伊川曰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文定曰内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臣扳己以立而遂立焉争亂造端篡弑所由以起春秋首絀之以明大法也如二傳之說則隱公有争國之實跡矣而且以為春秋

不正其始則仍是舊史原書即位而夫子削之以示其罪也說雖不合其以為出於夫子削之以立義則一然而不能無疑焉使隱公當日果志存乎讓桓則必不修即位之禮既不修即位之禮則舊史不書而非夫子削之也使隱實修即位之禮舊史必書即位舊史既書即位夫子亦無憑而知其志存乎讓桓削即位以成其美也是左氏公穀之說難據矣使隱公不承國於先君而自立夫子因削即位以著其罪何以不削桓宣以罪其弑君自立何以不削定公以罪其內無所承乎如云桓宣之即位夫子如其意以示其無隱先君之心則定公之書即位亦為示其受權臣之推戴既不痛其兄而又忍於奪其兄之子矣則何不并書隱公之即位以示其受諸大夫之推戴不特未承先君之國而且大違先君之命乎是伊川文定之說難據矣故即位不即位當以修禮不修禮為斷舊史據事之實夫子仍史之文也蓋隱公不修即

位之禮志實存乎讓桓伊川責其自立者據有位之實跡而疑其讓桓之虛志也夫隱公讓桓之志即不可知而惠公與桓之事亦未可據何以見隱不當立而即位為自立與文定責其內無所承者亦以惠公命桓不命隱不將不予其有讓之節而又罪其開篡之端也夫惠既未有成命立桓而隱亦未有陰賊及弟何以見長者不當有國而幼者當有國與則伊川文定之說又不若三傳之說長矣但左氏以為攝夫攝者代其事非有其國也隱既有其國不得為攝矣公羊曰立子以貴不以長然惠公之以仲子為夫人亦未有據謂為應立不可漢人有云母愛者子抱溺愛而亂禮不可不以為惠之邪心也穀梁曰成父之惡蹈道則未然泰伯伯夷之尊父命未可非也責之者又以為泰伯伯夷逃而隱不宜在位然而桓少諸大夫不悅以應有國之長兄始君而終與之從權以濟未有不可也責之者又以為桓少宜攝桓長當讓

久居疑地而亦賊臣以隙然而十年君國未為久也責之者又以為桓之行暴隱宜知之而早為計然而周公不忍逆料其兄之叛隱公不忍逆料其弟之弒人有以諒聖人亦當有以恕庸人也夫隱公在位十年書於春秋之事可譏者多矣而於君臣兄弟之間亦未為能得其道獨其上承舍長立幼之父而始之甚難下遺欲速行弒之弟而終之以變即不予其有讓國之美而顧罪其有篡國之惡春秋之用法恐不若是苛也固知隱公之不書即位是隱公不欲修即位之禮舊史不書夫子不益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蔑公穀並作眛）

盟非先王所禁亦非君子所尚使有聖人當世則天下諸侯不敢有私怨又豈敢有私好而何用盟為哉固知盟為衰世之事也其所謂公私者彼事之有公私而非以同為公離與參為私也高氏以為隱公為

桓而立內懼國人之不悅外懼屬國之不從故與邾
君首結私盟亦似深文但邾為附庸魯不能以大字
小邾不能以小事大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不待
七年渝盟用兵而已見其非矣又隱公立甫數月斬
然在喪他務未遑宴然出國都而盟鄰君尤春秋所
譏也及者公羊曰我欲之也穀梁曰內為志也非也
史氏之文耳春秋公與諸侯特相盟書及者四受伯
主盟書及者三王臣諸侯會侵而盟書及者一桓元
年及鄭伯盟越上有會鄭伯於垂之文也文三年及
晉侯盟十三年及晉侯盟襄三年及晉侯盟長樗上
有公如晉之文也文十七年及齊侯盟穀上有齊侯
伐我西鄙之文也定四年及諸侯盟皐鼬上有會召
陵侵楚之文也惟隱及邾儀父盟蔑閔及齊侯盟落
姑則上無所承史氏於此而獨有異文夫子於此而
獨有異義哉又如首止則及而會黃池則會而及鍾
離於柤於向則會而會雞澤則叔孫豹及而及史氏

因事以為文夫子因文以示義也如諸儒之說則我欲人欲內志外志但取義於書及書會而不合者多矣且有汲汲之盟亦當有汲汲之會春秋有及盟而無及會無及會而有及遇三遇皆書及者蓋兩相及之詞豈三書及遇皆我欲之而內為志耶春秋惟公及外大夫盟書及然如及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則皆因來聘而及之盟其及高傒及處父則皆削其來聘之文惟及莒人盟浮來則與及邾儀父盟蔑之上無所承同及齊大夫盟蔇則與及齊侯盟落姑之上無所承同然則史氏必不以此數事而特起書及之例夫子亦不以此數事而特起書及之義可知矣又諸儒謂盟以日成者蔑之盟渝故不日然如桓之盟儀父於趡亦渝何以日耶或以為喪盟故不日然如桓之盟鄭伯於越亦在喪何以日耶春秋紀公之盟於齊桓則私盟者三一日一不日一不月公盟者七一日六不日於他諸侯則盟而不日者六或

以為齊桓之盟以不日為信日者譏不月者譏他諸侯之盟以日為信不日者譏不月者譏然則葵丘何以譏又何以於柯於扈譏而落姑無譏耶又何以魯桓之離盟參盟不一譏而晉世伯之於扈於蒲祝柯皐鼬譏耶或以為盟而日者謹之也然何以於齊桓之盟獨謹葵丘於晉世伯之盟獨不謹於扈於蒲祝柯皐鼬耶當是識書之詞桓以示信義不失日以嚴諸侯其他亦失日則日不失日則不日故日不日有異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克者勝敵之辭祇一克字而鄭莊之用徒衆以加其弟鄭段之用徒衆以抗其兄皆可見矣鄭莊之致段有徒衆鄭段之致莊用徒衆皆可見矣并段之未殺而奔亦不必書矣左氏一篇文字都從克字生出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卒葬無攷左氏以為豫凶事者以明年十二月書夫人子氏薨為仲子故曰豫也公羊以為不及事者疑卒葬於未入春秋之前故曰不及也夫生存來賵固為必無之事若卒葬逾年則賵亦無所用之然觀僖公成風卒葬逾五年而秦人歸襚則不及事者容或然也禮之變也既可以不及事則亦可以豫事故亦無憑而斷左氏之非也抑又安知不卒葬於是年而經不書耶總之春秋之義不係乎此也以天王而下賵諸侯之妾儼然以仲子而配惠公所以示貶也伊川以為不天亂倫是已而又以為王不去天為春秋始見天王之義而不知含賵成風而王不稱天者以前後薨葬有夫人小君之稱故不稱天以見其不可夫人小君也此未見薨葬未見有夫人小君之稱故不去天獨為嚴重之辭以著其瀆亂之實也其

書天王書宰又書名者天王既使宰宰既稱名魯史書之夫子亦直書以著其非葢天王不當賵而賵賵不當使宰而使宰宰不當稱名而稱名當時瀆亂本自如此夫子因如此書以示其瀆亂如謂是夫子名宰以治其罪向使舊史原不書名夫子何從得宰之名而書之耶又春秋紀事之書雖或間文必有闕於前後之事其書此者使後人攷於惠公之寵仲子桓公為仲子所出而隱之所以攝位而志存乎讓桓也其天王來賵之非禮宰喧稱名之非禮魯不辭而受公然書於國史之非禮則因事以著而已而豈專為天王致貶哉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陸氏劉氏呂氏皆以為公及之諱與宋大夫盟故沒公不書然及戎盟唐及莒人盟浮來不諱而此諱殊

無義理公穀伊川文定皆以為微者夫使春秋之初陪臣已專盟則不待至溴梁而始適刺天下之大夫矣此蓋魯宋之相合不可不誌其端當是內大夫及宋大夫內大夫不名者義不係乎名內大夫宋大夫不名者春秋之初會盟侵伐尚不名大夫也義疑於及高傒盟及處父盟之不稱公以示貶然盟高傒則出我之國都盟處父則在我之國都此盟於宿可以知其非來聘而及之盟也如為公及而設公不書則又當與莊之及高傒文之及處父同為在喪而專盟大夫沒公公不書以示貶而非諱矣又春秋及外大夫專盟多不稱公觀於及莒人盟浮來稱公則亦不可以一例論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穀梁伊川文定皆以為祭伯來朝不書朝者不與其朝也夫使祭伯之來果行朝禮則宜直書來朝以明

其罪不應沒其朝使罪反不明矣若以畿內諸侯為王卿士而降體朝魯為不可訓則不書朝為天王諱而非不與其朝以明其罪矣當是交好不行朝禮故書以罪其外交耳或別有事故如桓八年之書祭公來為逆王后於紀也

公子益師卒

內大夫之書卒與外侯同當是其君加禮之故也加禮則國史書之不加禮則國史不書夫子作春秋一仍之而義見矣伊川曰書之以見君臣之義孫氏曰或君臨之或賻贈之遇臣有禮則卒之也然攷隱之世卒四大夫桓莊五十年閒桓之公子翬及柔莊之公子結及溺皆用事見經而皆不卒莊不卒大夫而卒公子牙僖文以後八公之世書卒者三家及臧氏辰許之外仲遂用事卒以公子而氏仲叔肹不用事

亦卒以公弟而氏叔則踵益師與彄之故而他無聞矣可見大夫之卒而書于史與外侯同者由於是御之強原非禮之當然夫子仍舊史以著史變也蓋益師與彄皆孝公之子惠公之弟當惠公之薨使引國故而兄終弟及則益師與彄皆君矣惟惠欲立桓請大夫不悅而扳隱以立益師與彄皆不爭故隱德之而寵為公子曲加恩禮既以公子卒之故皆得有後於魯則魯之以公子而世御自隱公始觀於無駭為公子展之孫而書師師書卒皆不氏則在孝惠之世無駭之祖父猶未稱公子公孫可知矣隱之世四卒大夫而兩稱公子則謂隱不爵大夫者不必然也其不書日公羊以為遠而失其日者其義是矣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春會戎至秋則與之盟矣會必有禮盟必有事舍中國而親戎自潰其防而蹈不義春秋書外會外盟自魯於戎始何至叚斐盟往會吳而始惡内諸侯哉穀梁曰會者外為主也然道春秋公會私會無有不書會者豈皆外為主耶會有實義有虛文如書會於某則有相會之禮而會字之義為實故會於亥伐鄭會召陵侵楚會葵丘而盟葵丘之類會字皆實義也至如會伐會侵則不必先行會禮而會字之文為虛即會救鄭而盟馬陵會伐鄭而盟柯陵盟戲盟亳城北會圍齊而盟祝柯皆有事之後再盟諸侯其會字亦虛文也若襄十一年之書會伐鄭書會蕭魚則上會字虛文下會字實義矣史氏之文不同如此耳又諸儒以會為成於月者其不月皆譏然離會參會可以月成至伯主之合諸侯雖要約有期或先後而至豈可必成於月哉諸儒於春秋之始見隱之四會而三不月桓十四會而無有不月遂以月成為例而以不

月為譏至桓文之會不月則又遷其詞以桓文之會皆不月而月者為譏矣歿於春秋桓之十四會皆月者離會參會耳自齊桓創伯而諸侯公會不月者多而月者少矣諸儒每以桓文之會不月而其實桓五會而於檉於淮皆月文一會不月則無可比以觀也至晉世伯而合諸侯終春秋之世宣七年黑壤成十二年瑣澤十六年沙隨襄五年於戚十年於柤十一年蕭魚二十二年沙隨二十六年澶淵昭十三年平丘哀十三年黃池則皆不月其襄七年於鄬為鄭伯卒月十六年溴梁為大夫盟月二十一年商任二十四年夷儀皆承日食月二十五年夷儀承弒君月此五會之蒙月不蒙月即不可知而亦可見公會之不月為常矣烏得以不月為譏哉惟趙氏則以為凡公與盟主之會皆不月而又以為必無成事而後月葢謂於檉於淮於鄬及兩夷儀也然如沙隨之不見公平丘之公不與盟皆不紀月以別異之而又何論乎

盟主之成事不成事哉崔氏既以君會例月大夫會例時故於大夫兩會吳之鍾離於向皆月為譏然則善道會吳何以不月耶趙氏以為鍾離於向之會以會又會而月然如公會諸侯會吳於柤亦為以會又會何以不月耶外諸侯自參以上魯君大夫不與者豈無一可譏之事曾不見有紀月以別異之者何耶日月之例崔氏之說不逮趙氏而皆不可以通如此葢由於不知會有要約至有先後促則月緩則不月耳離會參會月者人少而合之易也其或慢於事而愆其期則亦不得而月成矣盟主會諸侯不月者人衆而合之難也其或期之迫而應之勤則亦可得而月成矣至於有譏無譏則係乎其事必以日月為說未有不失之者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文定以為莒稱人小國也春秋小國卿大夫皆畧稱人然春秋之初雖大國之卿大夫亦畧稱人文定多以為貶或以為微者非也陳氏謂凡入國入邑君將書君自楚莊入陳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郤缺入蔡始考辨最當蓋後半春秋政在大夫故名其人以著之其初雖有會盟侵伐之事義不係乎名之則從畧書人也

無駭帥師入極　駭公作侅

無駭名而不氏以為未賜族者是也稱帥師者以著軍政在無駭也春秋之初天下之政尚不在大夫外大夫書帥師始於晉陽處父此尚有百年而魯大夫之專師入國早見於經則隱公之失馭也自此公子翬公子慶父叠書帥師禍亂相尋隱公及身不免矣僖公之世三家比書帥師而魯為三家之魯矣

此夫子書内大夫帥師之義也以諸侯而擅相侵伐入人之國書莒人入向即書無駭入極比事以觀魯人之罪莒人之罪一而已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春會戎至秋而與之盟七年戎伐天子之使戎敢無禮於王使而魯乃結其好也又盟而矢日以嚴其詞而信其守亦大非中國馭戎之道矣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履緰左作裂繻

魯女嫁諸侯見於經者紀杞鄫郯宋而已而皆未有親迎者紀書逆女宋書納幣履緰不稱君使公羊以為昏禮不稱主人存廉耻之節也家氏遂以公孫壽納幣稱君使為譏其非禮然則冕而親迎為不存廉

恥之鄭耶納幣可以使人逆女不可以使人故彼書宋公使此不書紀侯使特以譏其不親迎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文定以為不親迎而使大夫春秋書之以志變常固為正義然魯他女之嫁者果皆親迎合禮而不書耶陳氏以為吾女遭人倫之變者是已而不盡然也葢以誌魯女之歸紀紀以婚姻之故求庇於魯終桓公之世大為紀謀而紀卒亡以致伯姬之卒而塟於齊侯也其不親迎之非禮伯姬之不得其所則因事以見而已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作帛

其為闕文信矣或是魯史誤夫子因之而不能益或是先儒傳授承誤而不能增俱未可知然觀三傳小

異則為魯史誤而夫子因之也夫子筆削春秋舊文有誤削之可也因誤闕疑以傳於後者何也以紀敌也紀受逼於齊既昏魯而又盟鄭國皆為自託之計而齊卒亡之魯卒不能庇之鄭國卒不能救之苟削而不書不足以著紀之始末亦不足以著齊之暴魯之弱莒之不可恃而鄭國之亦不能以相保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左氏以為桓公之母公羊以為隱公之母惟穀梁以為隱公之妻伊川從穀梁而文定因之是已以隱公志存乎讓桓而信之也隱志存乎讓桓使子氏為桓之母則既以夫人薨之亦當以小君塟之隱志存乎讓桓使子氏為隱之母則既不以小君塟之亦不當以夫人薨之薨以夫人而不塟以小君者劉氏以為隱欲不終為君故不以小君之禮塟之也隱既欲讓桓而妻稱夫人者隱稱公矣妻宜稱夫人臣子之詞

也伊川用穀梁之說以為婦人從夫公在故不書葬則葬不備禮待君薨而合祔之義也於義亦通

鄭人伐衛

伊川以為衛服故不戰汪氏以為凡伐而不言戰皆受伐之國自服而不待戰不盡然也伐而不言戰有服者有不服而嬰城固守聽其自去者有既去而以師追之者亦有戰而勝負微經不書者不可以一例論也陳氏以為大夫伐而書名自晉陽處父始通乎此則可以知春秋之初書人之義矣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春秋日食三十六伊川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欲人君因此而恐懼修省也文定曰行有常度災而

有異而春秋每日食必書者亦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是則日食不為天變而無關於人事矣顧文定又云或妾婦乘夫或臣子背其君父或政權下移或荒服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朱子解十月之詩則云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足以侵陽則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若國無政則當食必食雖曰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是則人事感於下而後天變應於上矣十月之詩曰孔醜曰告凶曰不臧則亦以為人事之咎徵也文定既謂災而非異與伊川同又謂陽微陰盛之證其說不定故當以朱子之說為長竊意日月歲十二交會歷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一交會交會而不食必其出入黃道之間有交會而不食之常度有交會而不食之常數不食多而食少則交會而不食者其常交會而食者其變也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是必失其避日之常道而後食耳不然以歲之十二交會歷莫之百七

十有三日一交會行之常度既不得有變則食之定數亦不當甚差何以有久而不食頻年頻月而食之異耶攷於春秋僖之世凡十八年不食文宣之間定哀之間亦各十五六年不食而莊成襄昭之世頻年頻月而食頻年之食自襄十四年以前一百五十餘年只莊之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成之十六年十七年而見自襄二十四年以後幾七十年只昭之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一見何以襄之十四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近在十年之間凡三見耶頻月之食何以襄之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既三見頻年而又兩見頻月耶其為變而非常可知矣先儒以為行有常度食有常數不以為人事所感者彼見盛治之世亦多有之而衰亂之朝乃無頻年頻月之異故耳然而盛衰治亂幾微隱伏或感於前而示象於後或應於後而示象於前或人事徵而天變著或人事禨而天變一占驗之家

附會事應則不可據而茍直以為非災非異則如辰弗集房何至遂以為義和之討哉又春秋之紀日食或日或不日或朔或不朔或朔日並書或朔日並不書公羊曰不言日不言朔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也穀梁曰朔日並言者食正朔也言日不言朔者食在晦也言朔不言日者食既朔也不言日不言朔者夜食也蓋用朔之法古今不同一大月一小月則有食在正朔在晦在既朔之占所謂平朔者也四大月三小月則食必在朔所謂定朔者也歷家以為古用平朔故春秋日食有朔前朔後之異但通春秋攷之襄十五年以前日食十有九朔日並言者九日而不朔者七朔而不日者一朔日並不言者二而自襄二十年以後日食十有七無有不日不朔似前用平朔法後用定朔法者此或如虞書之命羲和分方與時占日星驗民物蔡氏以為古歷簡易隨時占候脩改以與天合則其用朔之法當亦隨時變易時而一大月一小月

時而四大月三小月不似漢以後之專用平朔唐以後之專用定朔也杜氏於此年日食二月己巳謂以長歷推之實食在朔於本年三月有庚戌食必不在晦矣前年十二月有乙卯必閒有閏月而後食在朔也但經既不言朔則當在既朔而長歷推其在朔烏可信耶此後之言日不言朔經文前後有日可推者如文元年日食二月癸亥前年十二月有乙巳自乙巳至癸亥七十有九日本年四月有丁巳自癸亥至丁巳五十有五日則二月之癸亥當在晦也宣八年日食七月甲子本年六月有辛巳壬午戊子則七月之甲子亦當在晦也十年日食四月丙辰本月有己巳十七年日食六月癸卯本月有己未經既並不言朔則皆當在既朔矣襄十五年日食八月丁巳本年十一月有癸亥則八月之丁巳又在晦也杜氏槩以不言朔為官失之固不可據穀梁又槩以不言朔為食在晦而偏於言朔不言日者謂在既朔又豈定

說哉經既明言朔則不當在既朔其不言日則或史氏之闕文耳先儒多有以或不日或不朔為史氏闕文者然失其日而闕不書日則當有之若古用定朔法而食必在朔則每日食可不待考而紀朔史氏何疑而闕不言朔耶觀於書曰季秋月朔詩曰朔日辛卯言而稱朔則必有不在朔之食可知矣而況春秋明有書朔不書朔之文耶其或經文傳寫有脫朔字之條歷家推其在朔因并疑凡不言朔者皆史氏之闕則宜乎先儒譏長歷之附會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文定論春秋十二王或志崩志葬或志崩不志葬或崩葬皆不志以為赴告有及有不及魯有往會有不往會之故其說詳矣即此而赴告不及之或有故或無故可知也魯不往會之有罪君不親往而使卿或

微者之有罪可知也春秋有示貶於書事之外者此類是也又天王崩則新王即位而諸侯不朝亦書事之外之不見貶而貶者也十二王志崩志葬者五桓襄匡簡景志崩不志葬者四平惠定靈崩葬皆不志者三莊十二年莊王十七年僖王文十四年頃王崩而不葬以不往會而不志後儒皆無異說惟不志崩以為王室不赴者猶不免有疑焉趙氏歷引經傳以為莊僖頃之崩必無不赴告諸侯之理其崩葬皆不志者聖人削之也所以削而不書者莊僖之時齊桓假尊王以示名義而不能身率諸侯享覲於王庭史書崩葬無異文不足以見天下無王之實頃王之時晉伯中衰王室以無伯而愈卑區區弔葬之禮僅存君子以為猶不弔葬也故皆削之也然而非也當王室易代之際吉凶大禮非若以時朝聘之常事已也一再不朝尚有貶爵削地之罰而況一崩一立兩君大故哉東遷以來平為崩葬之始王桓為繼世嗣立

之始王書於春秋者隱無修禮王室之文則送死事生兩大禮自隱始廢矣王室之卑乎賵惠公之妾是自辱也桓兩聘隱三聘桓是自屈也隱不賻喪而致來求桓不歸職貢而致來求則隱桓之卑王室也然周日衰微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又能遠絕魯哉莊王既立猶加禮於魯而追錫桓公之命於是莊公會楚桓王亦僅使微者一往而已桓王伐鄭蔡衛陳以師從而魯人不出猶可原焉至莊王易置衛君魯會齊宋陳蔡實抗于突之救以納王之所廢逐王之所立王靈之不振莫此為甚而能無深惡夫魯哉故自此而王臣之聘不行於魯則莊僖之不以喪來赴有由然矣齊桓創伯以尊周為名僖雖魯之賢侯亦怨王室之不禮而不楚惠王蓋其交惡之實瞭然可見者逮襄王感僖公輔齊桓推戴之勤既會楚其身又錫命其子加禮其母而後文公一使卿會葬以報之未葬之前毛伯求金既葬之後及蘇子盟女粟不見

一聘京師也則頃王之不來赴又豈無故哉自宣公後崩者五王莫不來告而定靈亦不葬矣魯之弱東周而卑天王若此聖人蓋傷之也於是因乎舊史崩而書崩葬而書葬有其事則書無其事則不書而魯之罪不可掩也夫有諸侯不會葬之理而顧謂無王室不赴告之理乎丈定之說無以易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作君

王朝之世卿也公羊以為譏世卿諸儒皆用其說亦自有義然尹氏吉甫之後又如家父召伯之類皆見於詩其來已久而王臣之世卿亦多夫子何為獨紀尹氏之卒於隱公之世以示譏哉春秋卒三王臣尹氏王子虎劉卷虎與卷皆與諸侯之盟會因有交而來赴也尹氏未見有盟會之事而卒亦書於史夫子仍而不削者劉氏以為王臣無外交之禮春秋書以譏之也且天王崩尹氏卒相比以書而同一不往會

葬隱之視天王等於尹氏其惡可掩哉但王子虎劉卷皆名而尹氏不名名者來赴也不名者不來赴也葢諸侯之卒赴告以名既以名赴則史亦名之不赴則不名而王臣書氏諸侯舉爵也不赴而亦書於史者既與之有交即不會葬而亦當有弔問之禮故尹氏之不名非如此書尹氏毛伯名伯之無取乎名矣而與滕侯宿男薛伯杞子同不名者皆以邦交之故而紀其卒也觀於滕薛杞之前不名而後名秦之有名有不名名名而不會葬不名而會葬可知矣若以為王朝之卿不名則紀其生與紀其死何別又與滕侯宿男薛伯杞子之不名秦伯之或名或不名何別哉其義不可以通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魯不賻而致來求魯之罪也魯雖不賻亦不當來求而來求者周之失也諸儒之說皆是不稱使者文定

用公羊當喪未君非王命之說為是稱武氏子者家氏汪氏之說皆是魯既不會葬而又不賻春秋罪魯之義有加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有生必有死人與物之常稱也人嫌惡其死之聲而不言死言卒生死始終之義無貴賤賢愚一也自臣民尊其君上不敢同凡庶尋常之稱於是天子曰崩諸侯曰薨穀梁曰高曰崩厚曰崩伊川曰崩者上墜之聲薨者下墜之聲以字義而諸聲會意則崩薨云者蓋有震驚危慄之義也天子為天下君則天下臣民震驚而危慄之諸侯為一國君則一國臣民震驚而危慄之崩之義重於薨則以別天子諸侯也至於他國諸侯則他國臣民震驚危慄之故他國之史各志其君之卒必曰薨也以我國臣民視之尋常焉而

已故亦從同而書其卒也如槩書薨亦無以別乎我國臣民震驚危慄我君之義矣文定以為諸侯於恣專享其國因其告喪直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者春秋無此義也卒而或日或不日文定曰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劉氏曰君薨赴以日月禮之常也臣子少慢則赴不以日月大慢則不赴也汪氏曰赴以日史書之則經弗削以見臣子之謹終不赴以日史不書者經亦無憑而書以見臣子之慢先君而忽其死生之大變也然合春秋攷之大國不日者什之一而曹滕許薛杞邾諸小國則日不日相半大國之臣子謹小國之臣子慢耶又如楚卒六君皆日吳卒四君皆不日楚謹而吳慢耶又如曹惟終生壽二君卒以日其餘九君皆不日曹之臣子習於慢以為常耶趙氏以為弔贈之禮厚則日薄則不日然有日卒而不葬不日卒而葬者矣厚其弔贈而不會其葬薄其弔贈而又會其葬何耶皆不可以通也而槩以為失其日者

亦不盡然也此蓋或有故而不以日赴或抑於禮而不以日赴或不赴而史不知其日或雖赴而史不詳其日故有日不日之異耳而顧可著之為例以求定義哉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此以著齊鄭之合陳氏以為齊鄭合而天下始多故者得之伊川曰外諸侯之盟來告則書可知舊史於諸侯會盟來告無不書者夫子作春秋視其有關於天下之故及前後之事則書之否則削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

外葬諸侯或日或不日汪氏辨公羊之說最是而謂備禮則日不備禮則不日者亦不盡然也如使卿會葬晉襄晉平晉昭齊惠齊景宋平豈有不備之禮而皆不日耶攷於春秋魯之於晉齊宋則葬而不日者

少於衛鄭陳蔡則蔡桓衛穆衛襄之外皆不日於諸小國則不惟不日其以月紀者亦三之一而已崔氏泥於左氏宋文厚葬之說謂大國諸侯之葬例月其日者因其僭禮而加日以譏之小國諸侯之葬例時其月者因其僭禮而加月以譏之然如卿會晉齊宋六君之葬皆不僭禮故不加日耶叔弓會滕成之葬滕獨僭禮而加月耶非也以葬之日告則書日不以葬之日告則不書日耳益諸侯卒則無不告惟小國或不告葬則有不告惟大國則皆告葬而求告者以致我之往會也小國不敵不敢致我之往會故不來告也來告則有日故得而書日其大國之不日者不待其來告而遣會葬之使故雖使卿往而亦不日也惟不來告而遣會葬之使故於大國則勤而及其葬之月於小國則多不及其葬之月而以時計也此即觀於使卿之會葬七君於晉襄晉平齊惠宋平則書如書葬皆在一月於晉昭齊景滕成則書如在前月

書葬在後月則不待告葬期而先往可知而小國之不來告魯會葬之或先或後以往可知此其所以大國有日不日而書月為多小國有月不月而書時為多也至於文定不葬例所云諱其辱討其賊治其罪避其號而不葬者亦皆非也觀春秋書法不曰某國葬某公而曰葬某國某公原以著我之往會其葬故往會則書不往會則不書但其間有當往會而不往會有不當往會而往會則可因事以見義蓋當往會而不往會者以私怨而廢禮也不當往會而往會者以私好而害義也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入國取邑皆春秋所惡春秋之初書入始於莒人之入向書取始於莒人之取牟婁蓋莒雖小而悍所以

終春秋之世與魯為敵也陳氏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為重故外取邑自隱以前則書之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或以為不勝書也夫取邑而書者所以著取者之罪如因其相習為常以多而貸之恐非春秋之義也當是來告則書取邑而來告者或有望於鄰國之平其曲直而還之也牟婁近魯杞失邑來告事勢必然桓以後爭奪日甚告亦無援故不相告或與魯無關而魯史不書夫子亦無憑而書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伊川以為春秋之初弒君而不稱公子公孫者身為大惡自絶於先君不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大義既明於初其後弒立則皆以屬稱立義各不同也文定以為削其屬籍特以國氏罪其君不待以公子公孫之

道使主兵權而當國也非也春秋之初先公之子公子之子猶未公然稱公子公孫以用事於國交政於諸侯也內稱公子自單始外稱公子自公子歸生始故春秋前不稱公子不稱氏後則相因而稱於書弑君亦然也又終春秋之世衛殺公子瑕稱公子其他如叔儀叔申叔戌兄縶弟鱄弟黑背之類多不稱公子或是衛不以公子為制則州吁在國未嘗為公子以用事交政衛不稱公子來告舊史亦不得以公子書矣又如衛之事衛之人自當繫衛如謂削其屬籍而以國氏則齊公子商人鄭公子歸生楚公子比既不削其屬籍稱公子而又以國氏耶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羊云遇者不期也一君出而一君要之也伊川云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也二說

合之其義始備張氏云春秋因事而書以譏其非王命而出境無國君之禮也亦是又過與會有大小輕重之不同或有會而不書遇而書者有闕於前後之故則雖遇亦書清之遇以著是時魯尚與宋好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以公子馮之故伐鄭又黨弑君之州吁而與之會伐以定其位其事可貶陳助宋殤而親州吁其事亦可貶如諸儒之説則皆宜貶而人之矣何以兩君皆得舉爵耶乃文定以爲衛伐鄭稱人責詞也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公孫文仲而南行者也然則使春秋不責衛人其將稱公孫文仲耶春秋之初大夫將固不書名也汪氏以爲書衛人於蔡人之下所以譏文仲黨惡而忘不共戴天之仇然州吁有寵而好兵必有州吁之私邑有州吁之私人如石厚之類皆是伐鄭書衛人必州吁之私人其爲黨惡何疑不必問其

是文仲非文仲亦不待序蔡人下而後知其黨惡也葢代鄭之衛人州吁之私也殺州吁之衛人一國之公也是非各不相掩如謂人衛大夫不名以示貶則人蔡大夫不名又何義耶且文仲之名不見於經夫子書衛人亦無從使後人知其為貶文仲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前則宋陳蔡衛伐鄭四國皆有伐鄭之罪折之則宋陳蔡有不討衛而會伐之罪宋有疾公子馮之罪衛有篡國虐民修怨之罪此則魯有伐鄭搆怨之罪有不討衛而助宋之罪翬有專將之罪所謂一事而諸惡具見也翬不稱公子是爾時原未稱公子非因弑隱而削亦非因帥師而削也未弑而預削示貶固無是理若以惡大夫之專將則無駭之帥師入極不書氏亦為削之以示貶矣然觀無駭之卒不氏則原未

有氏而非春秋削之何以獨削翬之公子耶翬至桓之時稱公子者桓得其助己弑君而寵之以公子之命也觀翬之前不稱公子後稱公子則知命為公子與命氏同其未命為公子未命有氏者雖為大夫不敢有稱史家亦不得而稱之也書師師者著此時之軍政無駁之外翬亦得而專之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弑君得國閱八月而桓公未葬又外乞於宋求會伐國以自固又問定君於石碏是州吁之君衛未定而衛人不與之者猶衆也衆人皆不與則皆有討賊之心左氏雖載石碏告陳之言必衆人有同謀而非石碏一人所能為故不書石碏書衛人是當日情事本自如此非故舍石碏而變文稱人以為討賊之詞也齊人殺無知於國則不地衛人殺州吁於陳則地以著衛人討賊之難有必討之心而不妨於緩也

不曰於陳而曰於濮者陳常會州
吁伐鄭不得與有討弒君之義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遇弒而討賊立君以塟先公春秋一經僅見衛事故
通春秋外君繼故與非繼故而立者皆不書獨有繼
弒君而書衛人立晉者當是聖人以衛事示後人遇
有弒君之變者當如衛之討賊立君以塟先公而於
晉之立與衛人之立晉未有深責也宋殤弒而馮立
宋閔弒而御說立晉靈弒而黑臀立晉厲弒而周立
春秋不書立者賊未討也討賊立君惟衛與齊而小
白書入不書立者小白有爭國殺糾之罪也然則於
衛人何責乎於晉何責乎公穀皆言立者不宜立也
而不言所以不宜立之故穀梁則以為立君以正不
以賢夫衛桓在位十六年世適之有無存亡不可攷
又何憑而斷晉之不正耶伊川以為不請命於天子

不受命於先君據此則外君繼故之書立不書立與
內君繼故之書即位不書即位同義矣文定以為於
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
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其義亦猶是也然則晉之
書立與桓宣之書即位同乎與莊閔僖之不書即位
同乎如謂與桓宣之書即位同則諸儒以桓宣為與
聞乎故而晉未有聞也如謂與莊閔僖之不書即位
同則諸儒以莊閔僖為有隱先君之心而晉亦宜有
也不與聞故無罪有隱先君之心亦無罪然則以何
罪罪晉哉以何罪罪衛人哉諸儒曲為之說曰宋馮
宋御說晉黑臀晉周之不書立彼有賊不討君不甚
之罪故其擅立不足以責齊小白有爭入殺糾之罪
故其擅立亦不足以責惟晉無諸人之罪故罪其未
受命於先君而又不請命於天子也若是則受命請
命之義獨於衛人立晉發之而責其不然矣夫夫子
之作春秋用法平而宅心恕恐不若此其苛也故知

春秋書衛人者著衛人之公非若尹氏之私也書衛人立晉者著晉為衛人所立非若朝為尹氏所立也不書公子者晉在國時原未受公子之命行公子之事也家氏又以為衛晉得國而驕晚為獸行春秋於其始立而去公子以見衛亂之所從起然則齊桓得國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春秋何以不於其入齊之時書公子小白以見齊伯之所由興乎未見為不善而先貶未見有善而先褒於義無之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觀左作矢

於棠固以譏遠然觀僖伯之諫則雖不遠而觀魚亦非禮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小白入齊即莚襄公齊人急定小白之為君以外拒子糾也衛晉既立逾年閲八月始莚桓公治州吁之黨内亂既平而莚之緩也此固事勢之不同而弑君討賊以莚先君則雖緩無譏矣

秋衛師入郕郕公作盛

忘喪興戎輕用大衆以入兄弟之國其罪大矣公羊以為將卑師衆曰師將尊師衆曰某帥師然則春秋前半外諸侯多書師不書帥師者皆非卿大夫將乎不合凡用大衆而悉卑其將也不可以通矣不以著大夫之強而不必名其人耳故凡書師者譏其用大衆而義不繫乎將之尊卑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

劉氏曰但曰仲子非夫人明矣其說甚是可見惠公當日未嘗以仲子為夫人也因有手文之異惠公或

有其志故隱公欲成先公之志而將讓桓耳觀其為仲子立宫是自表其欲讓之心而不知其非禮也夫為子仍舊史書之既以著其非禮而亦以表其欲讓之心也家氏謂必庶子為君而後為其母築宫桓未為君而隱為之築宫以祭其母此為召亂之道所論亦好

初獻六羽

初者前此不然而今始然之詞也甫考仲子之宫而議羽數未有前此也而曰初者則以羣廟知前此用八之非而今獻六此後秪用六也豈其然哉當合兩句作一句讀下曰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蓋於仲子之宫獻六羽為獻六羽之初非羣廟獻六羽之初也猶云前此羣廟不獻六羽今此仲宫初獻六羽後此仲宫仍獻六羽而羣廟不獻六羽也書仲宫初獻六羽者以譏羣廟之僭八也春秋有書事在此而實亦

貶在彼者如此之類是也

郑人鄭人伐宋

著宋鄭搆兵有來有往其事之本末始詳此則以郑故而助郑以報宋也既以著宋鄭之故亦以著魯初與宋而後與鄭之故也茅堂胡氏以為將卑師少亦書以見曲直按春秋之初用兵侵伐非君將者多稱人不盡將卑師少也

螟

水旱蟲螟皆盡志災也既以著其有備無備而苟有興作侵伐之事則又以譏其君臣之不畏災而恤民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益師彄之卒稱公子或是生而寵之為公子或是生未稱公子于卒而始稱之如諸侯之薨稱公也諸侯之爵非公及未入為王卿士者其薨稱公皆僭魯君之生稱公為臣子之詞則凡侯伯子男皆不得稱公其子其孫又烏得稱公子公孫乎春秋之初列國尚未有稱者故益師彄之稱公子或是卒而稱之非若公子翬之及身而寵之為公子也左氏於凡諸侯之子皆稱公子恐亦如稱其君之為公為國人虛加之詞而未可以稱於會盟侵伐之地者也其後世卿執政皆有氏族不專稱名因是而其子之用事者亦不專稱名而加以公子之稱矣先儒謂稱公有虛名有定位然則公子云者毋亦其初之虛名其後積漸而為定位耶

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國圍邑伐之雖有名而圍之亦有罪況乎其卒取之耶高氏以為圍人城邑其師必衆而稱人者貶之也然而恃衆虐鄰即稱師又安得以為非貶耶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輸左作渝

伊川用公穀墮成不果成之義以為鄭來絕交然未入春秋之前魯於鄭有狐壤之怨又前年會宋衛伐鄭魯與鄭原未嘗交不必使人來絕也此因左氏有晉侯使呂相絕秦之文故從公穀取絕交之說耳且此時宋方圍長葛鄭豈復出惡言召釁以動魯師乎觀後之歸祊入祊則文定所云輸者納也平者成也

鄭人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者為得其情實矣朱子以為變渝舊盟以從新好善會左氏更成之說於義尤精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於鄭人輸平之後即會齊盟其為鄭之搆魯以合齊離宋無疑蓋自此而魯於齊之交漸固於宋之好乃漸失矣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宋兩伐鄭及圍長葛取長葛惡書者既以著宋殘忍公子馮而怨鄭之深亦以著宋鄭相惡以致鄭之搆

齊魯爲黨而相尋干戈其曲誠在宋也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書伯姬之逆與歸又書叔姬之歸見魯與紀婚姻之好此後終桓公之世大爲紀謀而卒不能助紀以敵齊又不能平齊紀以延其祚使紀終滅於齊以致伯姬卒而不及葬葬於齊侯叔姬無所歸而歸酅皆不得其所也

滕侯卒

不日失其日也不葬不往會也不名者伊川以爲史失其名然列國赴告之及史臣紀之不應大國不失

名而獨失於滕宿薛杞諸小國之名不應中諸侯大
國不失名而獨失於秦之名左氏謂同盟則赴以名
是未同盟則不赴以名矣然攷諸侯之未同盟而名
其卒者甚多又如晉在僖公以前未見一與諸侯盟
會何以備諸夷吾之卒名耶觀於此年及宣九年成
十六年之滕皆不名而自昭三年以後之滕成滕悼
滕頃滕隱皆名皆會其楚莊三十一年之薛不名而
自昭三十一年以後之薛獻薛襄薛惠皆名皆會其
楚僖二十三年之杞子不名自杞托於晉而襄六年
以後之杞桓杞孝杞文杞平杞悼杞僖皆名皆會其
楚則前之不名者不來赴後之名者來赴也不來赴
者微弱不敢以諸侯之禮通於大國也其後之來赴
者魯以禮通其喪紀也其前之雖不來赴而書其卒
於史者既與其君有邦交之好即不往會楚而亦中
其弔問之禮也此觀於紀秦伯之卒而可知矣秦交
於中諸侯雖敗殽喪師與晉失好而中諸侯之喪紀

猶通赴文九年來歸成風之禭而十八年之秦伯罃宣四年之秦伯稻皆名則來赴之徵也至成十三年會諸侯伐秦而明年之秦伯卒不名矣則不來赴之徵也其後叔孫豹再會伐秦而昭五年之秦景定九年之秦哀哀三年之秦惠皆不來赴故皆不名矣而於三公皆會其葬者魯之於秦因晉而用師非有仇怨故雖不來赴而秦強大不得不往會其葬也則名不名之由於來赴不來赴何疑哉益諸侯卒而以名赴禮也來赴以名則名之不來赴則不名大夫既卒尚不斥名而况名諸侯哉夫子一仍舊史而魯之前弱小國後畏秦而會不來赴之葬俱著矣

夏城中丘

城以聚人民而防寇盜也魯以王制四百里之侯國通春秋書城者十九書大夫帥師以城者三可見春

秋以前天下無事而防禦疎至此而爭戰日起守備日嚴民力所以日困也其時與不時則於按時以書而知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通好於魯不使大夫來而使弟來是齊侯之寵用其弟也即無後來寵過釀禍之事亦為不得其道矣年之書弟是著其實以示貶非以不稱公子為貶也此以著艾之盟齊魯既合而又通聘問之好也

秋公伐邾

左氏因隱公元年與邾為蔑之盟意邾與魯好也而今忽親伐之故以為宋之故也又邾嘗與鄭伐宋必邾鄭相合今鄭已與魯平胡為為宋仇邾而伐鄭之所與哉故又為宋及鄭平之說也夫鄭原為敵宋而

平魯故明年復來歸祊未必中間忽已平宋則左氏不足據矣而公擅興甲兵以伐邾或別有故春秋書以譏之豈必為人伐人而始為不義哉通春秋攻之魯之專師伐國兩伐莒一伐於餘丘之外則公伐邾者八大夫伐邾者八於他國未有也於齊則受其君大夫專師以伐者十三侵者三而魯則一納子糾伐之一以楚師伐之一會諸侯圍之一四卿會三國大夫戰敗之最後則公兩侵之大夫一侵之而已未有一書伐齊者齊邾皆鄰也齊大邾小凡十三受齊之伐而不敢一以伐報齊凡有事於邾書侵者四而書伐者十六則非小用師矣屈於齊而伸於邾畏服強大而憑凌弱小春秋以明著魯之不義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此為書王臣聘魯之始隱不會平王之塟新天子立已四年而又不朝使政教號令得行於天下則當有

詞以問其罪矣既不問其罪而又修禮來聘此周之所以日衰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非伐國而言伐惟此及鄭伯伐取之用徒衆也以歸不言執葢既書伐則不書執與滅國以國君歸之不書執同故以為諱言執者非也不直書戎執凡伯以歸而曰戎伐凡伯以歸者以著戎之以徒衆加王臣故謂諱執言伐者非也於楚丘者見其已出魯境也隱之盟戎必誓言相好矣今凡伯來聘戎伐之以歸而魯不問戎罪唐之盟固不可渝耶盟有以渝為非者有以不渝為非者如魯以劫執天子命使而伐戎神其殛之耶是知盟固衰世事渝盟尤亂世事使盟以奬王室為詞則盟猶衰世之善者使盟以奬王室而戎得罪於王使則渝盟以伐戎猶為善者何不可於盟盟何不可於渝哉惜乎隱之不知義也先儒以

書斐丘爲罪衞而究其情事𠂢固不能無罪矣又先儒以書侵書伐之不同爲有罪無罪有名無名是非予奪所寓又以傳言伐經書侵者爲聖人不予其伐然則戎伐凡伯爲聖人予其伐者通乎此則知春秋書侵書伐爲因乎舊史而舊史之書侵書伐亦因乎事之大小入之淺深時之久暫名之有無之實也聲罪致討潛師掠境有鐘鼓無鐘鼓烏足以爲定義哉

八年

春宋公衞侯遇于垂

左氏因齊原與鄭好何以與宋衞爲瓦屋之盟而後又與鄭伐宋故以垂之遇必齊侯欲平宋衞於鄭而宋衞先相見以謀之也如果平宋衞則瓦屋之後不應宋衞猶惡矣如宋衞不肯平不應與之盟矣竊意

垂之遇是宋公衛侯相見以謀結於齊也葢宋見魯既與鄭平矣而齊鄭之交不解則終不能得志於鄭故約衛盟齊以搆之而齊鄭之交卒不可解於是渝年而有齊鄭伐宋之師也觀瓦屋以宋為主則知宋之有意於齊非齊之有意於宋矣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魯於宋為婚姻之國自盟宿以來其交甚固於鄭則有狐壤之嫌鄭仇宋而欲結魯知非啗以大利則我之嫌不能釋而宋之交不可解故輸平而以祊餌之其謂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者假為此言俾魯有可受之名而志實不在得許也魯初猶以為宋之好不可失故輸平兩年而不報至此而決意歸祊鄭之設意必以為魯苟受我祊不必與我許魯亦明知鄭之必欲歸我祊而不必我之與以許也故鄭竟歸之而

魯竟受之受鄭之祊則不得不從鄭之欲鄭之欲在擕宋則不得不爲鄭出師以伐宋矣使實以祊許相易魯鄭各有其利則魯何德於鄭而擕宋以親鄭哉其後桓公簒弑得國初立未定然後再申前言加璧請許則挾桓以不得不從之勢也鄭莊爲小人之雄信哉

庚寅我入祊

既書來歸則我之入祊可以不書然不書入祊則似祊原爲我之祊如歸濟西田之類無以著受祊之罪而爲祊以合鄭離宋之情實亦不見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卒而不名者亦多不日其日者三此年宿男成十六年滕子哀三年秦伯罃雖不來赴苟得其日則亦書日也趙氏曰贈厚薄之說於宿男則曰魯宋盟於其國以嘗受地主之供而備禮以男也於滕子則曰其施於我者或厚則不得不視施為報也於秦伯則曰其從厚之由不可攷夫以卒葬大故而於含賵之微謂視施之厚薄以為報其細亦甚矣而史氏又因以為國書紀載之詳畧豈復成大體哉諸儒日月之例穿鑿生義大約如此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欲攜齊以離鄭齊無意於絕鄭而又同宋衛之盟先儒以齊僖貪結諸侯以圖伯者是已夫陽交宋好而陰協鄭謀懐貳以待諸侯又何以使諸侯之不我貳哉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作包

莒國小而悍故敢以大夫盟公公降尊而及之盟者為紀屈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無駭為公子展之孫卒而不氏未賜族也夫慶父牙友之孫皆稱氏而公子展之孫不稱氏則必賜而後敢稱不賜而不敢稱可知矣氏必賜而後敢稱則不命為公子而敢稱公子不命為公孫而敢稱公孫乎若凡子不命而可稱公子凡子之子不命而可稱公孫則凡子之孫不賜族而可以王父之字為稱矣何

以無駭人不氏耶觀左氏衆仲論族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則知大夫而賜族者皆許其有後於國也其稱公子者及身而許其有後於國其子不待命之為公孫而稱公孫其孫不待賜族而可以王父之字為氏而稱氏此慶父牙友之

稱仲孫叔孫季孫不若公子展之孫不氏而稱無駭也通乎此則公子翬前不稱公子後稱公子可知矣慶父牙友之稱公子而許其世有後於魯可知矣齊侯之弟年鄭伯之弟語為未命為公子可知矣州吁不稱公子無知不稱公孫為未許其世有後於國可知矣諸儒紛紛削公子書公子示貶示褒之義豈定論耶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則天王之來聘爲常事可以不書然諸侯抗天子而不修朝禮但見天子懐諸侯而修聘禮則爲非常事不可不書矣於魯隱則凡伯來聘而隱之朝聘無闕焉凡伯見執於戎而隱不問戎罪焉而天王又有使來

則尤爲非常事而烏可以不書哉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不當震電而震電既震電又不當雨雪而雨雪且不徵而大則變異甚矣文定之說甚好

挾卒

桓之世不書大夫卒不書大夫帥師莊之世慶父帥師公子牙卒之外無闕焉隱之世書大夫卒者四帥

師者三春秋以著魯國世卿專政之漸而重譏隱公也蓋魯自考公以後一繼一及父子兄弟相間以成世惠公以子繼父惠之後以國故言之又當兄終弟及矣而惠意在乎立桓諸大夫既不悅乎惠之授桓而扳隱以立隱順諸大夫之欲而有其國而又欲成父之志故不得不曲加恩禮於大夫大夫而不顧乎權之下移矣觀莊公之後公子牙尚以國故生逆志則惠終隱繼之時其多危疑可知也公子友忍於慶父牙而既正傳子之緒猶不絕逆臣之世而使有後於魯則皆隱之寵用大夫有以基之而魯為三家之魯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夫子所以詳書以重譏之也

夏城郎

春有大蒐異不自修省猶動衆城郎為備敵之計而後用干戈以伐所好以報歸祊之利所失不小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作邴

魯與宋素好齊又與宋新有瓦屋之盟一旦助鄭而伐之先儒以為謀假王命以為出師之名者是已然防之會鄭不與而公特會齊侯者亦魯之將與宋絕而先北齊以自固也故中丘之會三國始合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伐宋鄭志也中丘之會先齊侯者鄭藉報宋而推之為主亦齊僖圖伯志勤而欲資魯鄭之兵力以脅宋衞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書翬帥師會伐又書公敗宋師文定遂疑翬先期而往不由公命以為兵柄下移非也當是使翬先會齊鄭公後出以繼之耳齊鄭稱人伊川以為非卿大鄭蓄謀連兵以伐宋何等重大安有不使卿行之理大約三國先使卿往其君繼之後將書公敗宋師者春秋欲甚隱公之罪故齊侯鄭伯不書也書帥師者著翬專軍政而屢帥師所以能黨桓而弒隱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三國會伐而魯獨敗宋師又取其二邑書之以甚魯也夫魯與宋世為婚姻隱之適母生母及妾桓之生母皆宋女一旦反面為仇以云為鄭不當若此其甚一枋之溺心亦不當若此其甚喜功而貪利能讓千

乘之國者所為如是乎哉宜桓單捴其行事而疑其心此不卒讓之謀所以易與而易入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鄭方與齊魯伐宋宋戰而敗鄭必不虞宋衛之入已也宋知鄭之不備連衛乘機用偏師以入之其師必少故鄭伯因其去已伐戴而怒兵以取之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穀作載

觀下書齊鄭入郕則因宋合蔡衛伐戴以報之可知矣郕為宋之與國無起戴為鄭之與國無疑伊川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為是文定以為一舉而兼四國非也鄭既與宋蔡衛為敵敵之所伐我顧取之以快敵人耶戴即非鄭之與國鄭亦必不伐戴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公作盛

鄭伯無王之甚者也假王命以伐宋入郕入許其誰信之蓋為齊魯未可與宋遽變故相與假之以濟其私也然既敗宋矣郕許何罪齊豈有不可釋於郕魯豈有不可釋於許者乎齊僖則欲得志於諸侯而魯隱之黷武亦春秋所譏也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魯隱用兵敗宋入郕滕薛畏之相率來朝而不辭先儒以為志驕而荒者是已桓所以益起而怠於弒也夫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夏字下公穀有五月字時來公作祁黎左又作郲

會於中丘魯地也會於時來鄭地也前則鄭欲鉤致助己故與齊侯來魯以為會此則魯隱既收鄭祊又取宋邑獲利甚厚因往鄭謀許以為報也鄭誘魯以利始求之而後則招之魯為鄭利所誘始從其求而後遂不得不應其招甚矣鄭莊之狡猾而魯隱之貪庸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三國入許為鄭利也雖兼書齊侯而時來之會無齊則所以專罪公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朱子曰凡魯君被弒則書薨而以不地著之蓋臣子隱諱之義聖人之微意也公穀及伊川文定論皆如

此無以易矣而文定又謂舊史必以實書聖人削之以為萬世隱避國惡之法夫隱之弒主逆者翬也操刃者翬也閔之弒主逆者慶父也操刃者卜齮也準以春秋斷獄之義則當書執弒公慶父弒公矣如舊史歸獄兩人而書得其實則當夫子之時著於國史信於耳目者已二百餘年魯之後君魯之孟氏雖孝子慈孫不可得改夫子何為而削數百年徵信之史以疑後人哉是必舊史書公薨於蔿氏公薨於武闈夫子不得已而削其地以不沒其實也且古者史官雖以直為職而春秋外君見弒疑案亦多若史皆盡職無不直書之事則晉董狐齊太史不足稱於當時傳於後世矣所謂臣子於君父有隱諱之義者夫子為魯人不當暴揚先世未彰之惡非謂前之人既不諱而後之人又當諱之也據魯史而筆削非夫子自為一家之文史不直書不可以直書史直而故曲之豈義也哉又公穀以為賊未討則不書葬伊川文定

皆取其說而竊有疑焉內而隱之賊未討不葬是已桓之仇未復而莊閔之賊既討而不葬何耶外而衛完齊諸兒及陳平國之賊討而葬宋與夷齊舍齊商人晉夷皋鄭夷晉州蒲莒密州薛比齊荼之賊未討而不葬是已蔡固許買之賊未討而葬宋捷晉卓及齊光衛剽之賊既討而不葬何耶古之葬事亦綦重矣周禮諸侯之喪天子緦衰冢人以爵等為封丘之度與其樹數而又為之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春秋之時禮或不行而尚有會葬之使傳稱五月而葬同盟畢至則知非草草卒事遂以為葬也當是內而以禮葬則書不以禮葬則不書外而來告往會則書不來告不往會則不書舊史據事之實夫子因史之文而討賊不討賊書葬不書葬謂出於夫子之筆削者非也蓋嘗以事之理事之情事之勢斷之凡弑君之國未有不懼諸侯之討者諸侯即不討未有公然以禮往會其葬者惟既討賊則不懼諸侯之討而諸侯

亦當以禮往會其葬矣魯桓之賊在齊國人無懼於諸侯之討蔡景許悼事在可疑亦無懼於諸侯之討故皆成禮以葬告於諸侯而諸侯皆會也若既討賊宜無懼於諸侯之討而君弑國亂新君初立上下危疑又或討賊之義未明如魯之殺慶父宋之殺萬齊之戮崔杼晉之殺里克衛之殺甯喜皆不能名之為弑君之賊以告於國人告於諸侯故皆不能成禮以葬以來諸侯之會葬也又嘗以春秋之明文左氏之實事斷之言乎内事隱公志在讓桓不自成為諸侯因亦不成禮以葬其夫人而又考仲子之宫以示必讓之志必其事聞於諸侯信於國人故夫王亦來歸仲子之賵桓翬弑隱必托為成隱之志遂不成諸侯之禮以葬以來諸侯之會舊史不書夫子因不得而書矣桓之見殺於齊也魯人畏齊之強而又欲匿文姜之醜公然赴於諸侯而成禮以葬舊史書之夫子因而不得不書矣至於閔公之弑季友殺慶父而史

書奔齊齊桓戮哀姜而史書薨夷觀其易名立後歸喪致廟季友為仲姜諱之惟恐不深而閔又慶父所立慶父季友之於閔僖各有所主魯人亦未服慶父之立閔故猶蹐僖於閔之上其不以慶父所立兩年十一歲之君赴告諸侯而以禮葬焉恐亦情事之必至者舊史不書夫子亦不得而書矣言乎外事州吁無知夏徵舒公孫翩旣討而其國之臣子名正言順以來告魯人往會舊史得書夫子書之也許止之不嘗藥想為國人所恕蔡般事在宮闈幾微可疑君弑而國不亂則竟來告魯人竟往會舊史得書夫子亦書之也彼夫不討不葬其不來告不往會皆可考而得之宋督弑君諸侯會稷宋方薦賄以求解魯方取鼎以納廟會葬之禮宜其闕矣宋萬奔陳齊桓會諸侯於北杏宋君新立不敢親出其敢告葬於諸侯哉里克弑卓經雖成卓為君以定克之罪夷吾殺克必不成卓為君而葬之以禮也齊舍之稱君亦春秋成

之商人不以舍為君而顧以禮葬之哉宋人奉公子鮑因襄夫人以弒杵臼夫人主於内公子正乎外以為殺無道矣其不以禮葬無道之君明矣商人弒君之賊國人惡之即其兄元亦惡之在春秋則以為弒君而其時之國人必尚以為討賊也而猶告葬於諸侯耶莒僕來奔命與之邑不以為賊也行父拒之使不得入其葬庶其無論不來告即來告亦不往會且魯於莒子之卒葬往會之禮原疎史又何書也趙穿弒君罪在趙盾于公弒君罪在于家彼此不得相指為賊而又相與用事於國則不肯以弒君告諸侯又何辭以告葬於諸侯哉欒書以車一乘葬厲公崔杼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以葬莊公此尚告於諸侯以來列國之會葬乎剽為孫甯所立衛獻復國直以剽為寡耳其不成葬賊為諸侯而以禮葬也宜巳展輿弒君奔吳及薛弒君比左氏傳之其事甚畧當亦未有異焉陳乞以陽生而入必不以荼為君既廢之後而

又成禮以葬必不然矣若夫吳楚之君雖無故而卒亦不往會春秋固不書葬寧於弒君之葬不葬示義乎然商臣親以宮甲弒父棄疾殺囚衣之王服以葬彼直無所忌憚矣吳初通上國閽之弒餘祭光之弒僚皆以傳聞得書其不來告不往會無可疑者也如以賊不討不書葬為夫子削之何難并削蔡景許悼使歸於一而顧自變其例使後人求其故而不得哉蓋春秋弒君不討賊而不葬有其義焉無其例也有其義者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寢苫枕干圖報仇人仇一日不復則一日不葬亦不敢一日忘也無其例者彼討賊而葬則仍其事而書葬彼既討而不葬未討而葬則亦仍其事而或書葬或不書葬而義固有在焉而豈有意以貸誰之罪有意以治誰之罪哉而後人讀之則可以知討而不葬者有不葬之罪不討而葬者有葬之罪如蔡許之葬則可以知蔡許臣子有不討賊之罪魯既不討賊而又有往會之罪前後不

聞會伐之師則諸侯皆有不討賊之罪通春秋弒君不聞天王申九伐之法或且榮寵其人則王法不行天王有縱賊獎亂之罪故於隱公之不葬當罪魯之臣子誰戴弒君之桓而不能中義致討以告諸侯成禮以葬隱公也於閔公之不葬當罪季友不能大義滅親如衛人之殺州吁及石厚立公子晉使閔公之葬無聞於諸侯也於桓公之葬當罪莊公及魯人畏齊之強而蒙恥飲恨如葬其無故之君親也蓋因舊史以書之而各知其罪之所在矣左氏曰隱公之不葬不成喪也疑有得於春秋不書葬之義而謂弒君未有不葬舊史未有不書為出於夫子削之者豈其然哉且以春秋牢之法文之義論之內而薨稱公稱夫人葬稱我君我小君公者臣子之詞稱諸異邦則曰寡小君生曰寡君寡小君卒曰我君我小君我者對人而言謂諸侯之人來會葬我君我小君也隱公之葬不赴於諸侯諸侯無來會者則舊史不可以書

楚我君隱公矣外而卒稱名楚舉謚名之者從彼來赴之詞謚之者為我往會之詞卒則曰某國某爵某卒楚不曰某國楚某公而曰楚某國某公也遇弒之君魯不往會則舊史不可以書楚某國某公矣故內而以禮楚則史書之不以禮楚則史不書外而魯往會則史書之魯不往會則史不書夫子一仍之而義自見也

春秋宗朱辨義卷一